

母亲的白发

□夏凡

年少懵懂的岁月里，那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在某一时刻竟成为我对“母亲”一词的定义。

童年的我，体弱多病，发烧感冒是家常便饭。每当这时，母亲就忙碌了起来，挂号、问诊、拿药……母亲娇小的身躯穿梭在医院的各个楼层、区域之间，仿佛成了一位无所不能的超人。但她终究是一个凡人，我看到了她焦急的神色，看到了她疲惫的身躯，看到了她的发丝因汗水的浸染，一绺绺软塌塌地贴在头皮上。母亲也许是注意到我在观察她，她显得有些局促，用手捋了捋凌乱的发丝，强打着精神，给了我一个关切的笑容。也许她不想让自己的孩子看到自己憔悴的样子。她靠向我，将正在输液的我揽在怀中，嘴里喃喃说道：“快好了，快好了，我的宝贝，早点健康起来吧！”我贴着她的胸怀，聆听着她急促的心跳，她的发梢不经意间轻轻触到了我的鼻翼，一股汗渍的味道不由分说地挤进了我的肺腑。

从医院返回，夜幕已降临。母亲的几缕发丝被晚风吹得翩翩起舞，拨开额间的长发，看到的是母亲月光般柔情的眼眸。天穹上，繁星点点，洒下了清辉，似乎为我们母子的返

程添了盏盏明灯。颇具年代的筒子楼没有电梯，我们需要爬五层楼梯才能到家。“妈妈，我没有力气，爬不动。”我们仰头看向母亲，语气有些有气无力。“妈妈背你。”母亲爱怜地摸了摸我的脑袋，蹲下身子，让我趴在她的背上。靠在母亲的背脊，头枕在她软软的长发上，莫名的暖意充盈着全身，倦意袭来。

翌日，朦朦胧胧间感觉有人推开我的房门。片刻，一个柔软的手掌轻轻按在我的额头上，我清楚那个人是我的母亲。我悄悄把眼睛眯开一条缝，只见母亲俯下身子，那一头长发垂了下来，轻抚着我的面颊，痒痒的，蓦然间，我又感受到那股特别的清香重新在鼻尖萦绕。我没有选择睁开眼睛，我更愿以一个沉睡者的姿态感知母爱的降临。

春夏更迭，往事如水。合上记忆的书页，已是泪眼婆娑。然而“没有皱纹的祖母是可怕的，没有白发的老者是让人遗憾的。”母亲已年近半百，白发是她生命的历程。那一缕缕纯白让她的心灵得到了返璞归真的宁静，又好像是在向我们表达什么。

倏忽之间，我对白发产生了一丝柔情。

妈妈，您是五月最美的康乃馨

□徐光惠

当我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
我就记住了您的面孔
年轻而温柔

当我咿呀学语的那一天起
我就记住了您的名字——妈妈
亲切而动听

当我蹒跚学步的那时候起
我就记住了您的双手
有力而丰腴

当我彷徨无助的时候
我就记住了您的鼓励
殷切而温馨

当我第一次离开家的时候
我就记住了您的背影
落寞而孤单

如今，当我已经长大成人
您的眼角已布满皱纹
岁月在您额头刻下了沧桑

儿女像小鸟一样飞远
不再依偎在您的身旁
留下年迈的您黯自神伤

您佝偻的腰身
忧伤了我的眼眸
您如雪的白发
寂寞了我的诗行

我不知道
该怎样抚平您眼角的皱纹
该如何陪您度过寂寥时光

我也不知道
该怎样用我笨拙的笔
把您的爱镌刻在时间的丰碑上

无论我走多远
都走不出妈妈的牵挂
妈妈在哪里
哪里就是家

妈妈
让我做您手中的拐杖
如同小时候您牵着我一样
走过岁岁年年

妈妈
您是五月最美的康乃馨
如同您给予的爱
芬芳了我的一生

送我果浆的人

□李春兰

因为惧怕暴雨夹杂的风
野蘑菇撑起了小伞
左一场右一场的秋雨
已把小伞掀翻
许多雨中人已奔向远方

而我无法前行
每个小冰雹都砸在
屋檐上

在一个饥饿困顿的午后
就是那个送我果浆的人
说是要用我所有的冰水来交换

题田间伫望

□塞北怀古

田间伫足醉熏风，苗秀土腴一望中。
恰是年年好光景，心花绽放万千丛。

乡中闲吟

□王建国

白云翠柳快哉风，搔入园池清浅中。
竹榻半闲鸟频坐，先生康养就花丛。

学诗词有感

□王爱兰

唐诗浩瀚竞风流，宋韵逍遥赋曲柔。
古往今来多少事，沧桑岁月记心头。

采榆钱儿

□闫关山

枝头嫩蕊蒸，议嚷若何菱。
撸袖惊栖鸟，翻墙踏断岩。
心忙常破帽，脚乱忘拿镰。
不顾伤和痛，围随解嘴馋。

又题桑干河湿地公园

□张志爱

天然湖沼碧波流，石道弯弯绿影柔。
骚客依栏频指点，已将佳景韵诗头。

荷叶杯·乡村四月

□刘萍萍

四月杨花飞絮。多雨。苗子泽初成。
荷锄翁老过林平，闻燕二三声。
风影树楼河畔。田展。绿水绕新村。
悠扬蛙鼓入柴门。归影又黄昏。



《平朔公园一角》李小龙 摄

我写过的树

□李艳霞

下午，晒着暖洋洋的太阳，去油库巡检，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处处弥漫着春天的味道。小草铺满绿地，枝头也是一片片葱茏与烂漫争相绽放。

记得去年还是前年五一前，机组检修，在油库滤油时发现，油库院子外面有一棵鲜花怒放的槐树，白色的花朵像一个个小灯笼串成串，一嘟噜一嘟噜挂在树上，好激动啊！我是个“食用主义”者，虽然也喜欢姹紫嫣红、千娇百媚的各色花儿，但是能吃进肚的，才是我的最爱。我立刻想起来用它烙的饼有多么香脆可口，于是，小心翼翼采摘，装满了几个袋子，给小伙伴们分着吃了，因为吃了槐花饼，我感觉把春天也吃进了肚里，所以爽了一个夏天。为此，专门写了一首诗《咏白槐花》：

风送槐香满镇薰，簪花缀玉影成文。
盘桓老树生孤叹，惆怅豪桡抵暮云。
娇蕊鲜枝行僻处，采英擷蕾缩长裙。
些些馈赠宾朋与，浓淡咸甜烟火芬。

可是，现在，走在这条小路上，一眼望去，两旁窄窄的小片树林不见了，那棵念念不忘的年轻槐树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光伏发电板，单调且枯燥。

淡淡的失落牵出长长的思绪，想起村里那棵令人惊艳的白海棠来，孤零零，绝世而独立的美人一般。遇见她，是我们回村爬山返回时偶遇的，记不得哪年，五月还是六月，小草刚刚萌芽，还遮不住地皮，黄土高原的黄漫山遍野，尘土飞扬，哪怕一星星一点点的色彩都显得那么可爱，那么生动。沿着水库弯弯曲曲的溪流走过来，一树蓬蓬勃勃，恣意招摇的白色花树就那么闯入了眼眸，绿叶素荣，就像小山村里来了一个敦煌飞天，新奇，震撼，感动！不是太粗，一个怀抱就能搂得过来，树冠太大，不得不从旁边长出一条斜枝，支撑到地上，仿佛巨大的花盆摆在长板凳上。手机搜索了一盆白海棠，回去和母亲说，七十岁的母亲竟然不知道。她是何年

何月来到这里，是谁种下？在熙熙攘攘的红尘可曾孤独？

适逢诗社友友们谈论起《红楼梦》中的海棠诗社和海棠诗，心中百般不舍与依恋的情绪找到出口，步韵《红楼梦·咏白海棠》，写下《七律·咏边耀白海棠》：
天光微启映山门，风引流霞云满盆。
独步青溪寻旧影，一帘白玉缀花魂。
浮香隐逸春无梦，深水潺湲岁掩痕。
片片萦回飞故宇，韶光若饮酌晨昏。

记得这首诗受到友友们的强烈喜爱，大家相约第二年春天来看她。第二年，因为种种原因错过了花期，想着来日方长，只要想来，还不是一脚油门的事吗？不想来年，再去看她的时候，那里已经变成水渠的一段，“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的惆怅与痛心，仿佛刻在心头，不能忘却。那么多年，她仿佛只是为了等待我的到来，只为我来看她一眼，入心入情，人与万物，也是有缘分的。时光消散，不知道谁还记得她的美？